

演唱小丛书

换豆种

〈评剧〉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236 22

换 豆 种

(小型評剧)

丛培德

人 物

馬三叔 生产队的技术顧問

馬三嬸 妇女生产小組长

胡石头 生产小組长。

朱福清 社員。

曹大凤 社員，朱福清后娶的老伴。

布 景 舞台正中有一土牆，牆跟前有一棵老榆树，树杈上挂着一块木牌，上写着“紅泥沟生产队”。树上鳥儿唧唧喳喳叫个不停。台右侧影影綽綽能看見房屋，那是朱福清的家。台左侧是通往田間的大路，时而从田間傳來社員們嘹亮的歌声和打鞭子声。

幕启歌声：

阳春三月百鳥喧，
公社春早气象新，
春早人勤忙生产，
男女老少笑开顏。

千好万好集体好，
人民公社奔阳关……
奔阳关，干劲添，
精耕細作糧增产……

〔馬三叔在歌声中上。〕

馬三叔 这陣子正是春播大忙，社員們的干劲多足啊！（唱）

陣陣歌声起田間，
春耕生产鬧喧天，
为了夺取大丰产，
龙腾虎跃在田間。

〔朱福清扛着鎬头上。看見馬三叔，很不自然。〕

馬三叔 福清，你扛着鎬头干啥去？

朱福清 我……

馬三叔 福清！

听说你有病請了假，
这又扛着鎬头干啥去？

朱福清 啊！我这病不重，想着干点活。

馬三叔 回去吧，別看昨天社員們批評了你，只要今后事事多想着集体点，病好了卖点劲就行啦。

朱福清 啊……，是，多卖劲……

馬三叔 快回去休息吧！

〔朱福清欲走，曹大凤捧个筐子上。〕

曹大凤 （看見朱福清）哎哟，你个死老东西，腿

像沒解开拌脚絲，才磨蹭到这？（看馬三叔）

馬三哥也在这！

馬三叔 大凤妹子，你今天又沒到队上去干活？

曹大凤 啊，啊，这不是嗎，你大兄弟有病，我在家伺候他一天。（拉朱福清）哎！你倒走啊！

朱福清 上哪去？

曹大凤 回家！

朱福清 回家？你……

曹大凤 （捅一把）可不是回家唄，我刚才給你做一碗面湯，你不吃就跑出來。

朱福清 （不解的）給我做面湯？你不是叫我去南洼……

馬三叔 去南洼？

曹大凤 （忙掩盖地）啊！你看，病把他烧得說話舌头都不好使啦。老顧問，他这病可真够噲啊！这不，我叫他去南屋躺一会，他就……
（拉朱）你，你怎么不听我的話，走，快跟我回去。

朱福清 怎么又叫我回去？

曹大凤 不回去你还烂在这儿？

馬三叔 （关切地）福清，快回去吧，喝点热湯出点汗，明天就好啦。

朱福清 这……

曹大凤 还这那的，快走吧！（拉朱走）你呀，你真是一个死木头疙瘩心眼儿。

朱福清 哎！叫你真把我支使糊涂啦。

曹大凤 别 啦！（拉朱下）

馬三叔 （看着二人背影）哎，福清在头几年是一个多棒的社員哪，自从娶了这个晚老伴，把他弄得蒙头轉向，三天有病，两天請假。

胡石头 （匆忙上，唱）

豆子播种任务要增加，

豆种还缺三十斤，

現有豆种快播完，

赶快找顧問想章程。

老顧問，你到哪去來？我找你一圈儿啦。

馬三叔 有事嗎？

胡石头 刚才队长告訴，大豆播种任务又增加一些。你知道嗎？

馬三叔 知道，这是队委会研究决定的。

胡石头 光决定多种，原來的豆种富余不了那么多怎么办？

馬三叔 去找保管要。

胡石头 找了，保管員說选的豆种都拿去了，仓库剩的都是大場打的，啥品种都有，不能当种用。

馬三叔 那怎么办？

胡石头 老顧問，就还缺三十斤，要是沒豆种，我們今天豆子就播不完啦。

馬三叔 今天一定要播完，增加的面积不大，今

天播不完会打乱整个播种计划。再说抢墒播种的好处誰也知道。

胡石头 那我可把話說在前头，种，我們悞不了；要是种子供不上，怎么办？

馬三叔 这……（想了想）你去找保管，把大堆的大豆拿出來，馬上組織人挑选。

胡石头 現挑能赶趟嗎？

馬三叔 馬快枪急，只有这个办法。

胡石头 这……

馬三叔 別再耽擱啦，你找保管把大豆用口袋扛來一部分，我去組織人，随挑随种。

胡石头 好吧！（欲下）

馬三叔 你順便告訴营子西头在家里的妇女，都让她們到这來挑豆种，飯晚点做。

胡石头 哎！（跑下）

馬三叔 什么事都安排好，这个事怎么就沒有想到呢。（唱）

要想粮食多增产，
必須把好春播关，
我去組織人把豆种选，
今天一定要播完。（下）

〔曹大凤拉朱福清上。〕

朱福清 哎呀！你到底叫我干啥去？（唱）

別人轰轰烈烈搞播种，
你非叫我在家把病装。

曹大凤 (唱)

叫你装病你就装病，
我自然有安排有章程。

朱福清 (唱)

刚才叫我去南洼，
现在又拉扯我回家。

曹大凤 你呀！(唱)

不怪别人叫你死心眼，
看来真是个糊涂虫。

朱福清 我糊涂？(唱)

你看社员们一心搞生产，
咱咋能只打自己的小算盘！
叫我說还是去队上把活干，
免得社员们又来講道咱。

曹大凤 (唱)

一条道你跑到黑怎么能行？
多种自留地才能多來錢。

朱福清 錢！錢！你又忘了昨天社員对咱們的批評。像这样光顧自己，不管集体，总是鬧自留地，我看这不光彩！

曹大凤 什么算光彩？一不偷，二不摸，这就光彩。誰像你那个死心眼，別人說个鴨子，你不敢說个扁扁嘴。这个家要沒我給你当着，我看你連褲子也穿不上。

朱福清 就从有了你，社員們才指着我的脊背說

长道短，不是个人主义就是自私……

曹大凤 （把嘴一撇）让他们说去唄，誰敢保誰都是“紅籽紅瓢”！我看老顧問思想好，他也不拿錢往外扔。

朱福清 你可別那么說，去年咱們把口糧浪費淨了，人家老顧問把省吃儉用下的糧食借給咱們，如今閉口不提。

曹大凤 人不死，債不爛，早晚也得還。

朱福清 還！要是不借給咱們，說不定要作大的憋子，就凭这个，咱們也得好好向人家學，心也得往集體上用點……

曹大凤 行啦，行啦！張口集體，閉口集體，生產隊給你個金槌子攪着來是咋的？

朱福清 你可別昧着良心說話，正月你得病，要沒生產隊給拿錢叫你入院，橫豎現在連骨頭都爛沒了。

曹大凤 那是咱們應得的，要不還算什么社會主義呀？

朱福清 應得的？你這話……

曹大凤 （不耐煩地）行啦！你聽我的保管享一輩子福。走！咱們先把南洼自留地的土豆種上去。

〔遠處胡石頭喊聲：“張二孀，趕快去挑豆種！”

馬三孀的聲音：“吳大孀，挑豆種去嘍！”

曹大凤 挑豆種？

朱福清 嗯！妇女組要挑豆种，你赶快去吧！

曹大凤 你少管閑事！（递筐子）給你，拿着先走！

朱福清 那你？

曹大凤 你別管我！（看見馬三嬸背影）老馬婆子來了，你快走，我有办法。

朱福清 这……

曹大凤 哎呀！你还磨蹭啥？（推朱）从这边走。

（朱从右側下）

馬三嬸 （从左側上）大凤妹在这，我正要找你。

曹大凤 哎哟！老嫂子，不，應該叫老組长，你是不知道……

馬三嬸 我知道，是福清大兄弟病啦？

曹大凤 可不是嘛，这几天病得他水米沒打牙。

馬三嬸 叫他在家养着，咱們去挑豆种，今天还等用呢。

曹大凤 挑豆种？老嫂子！（唱）

叫声老嫂子你听我說，
福清这几天把病得，
我还得回家把他伺候，
今天这活我不能去做。

馬三嬸 大妹子！（唱）

現在播种正当紧，
你該去把豆种挑，
福清有病他在家养，

挑完回來再把他照應。

曹大凤 哟！（唱）

福清病了只有我心疼，

你說這話可不通情，

挑豆種你先去把別人找，

〔假意肚子疼

哎哟！

馬三嬸 咋的啦？

曹大凤 哎哟！（唱）

我这肚子一陣子一陣子疼。

馬三嬸 肚子疼？

曹大凤 这两天拉稀跑肚，疼起來就要命。

馬三嬸 （思索）哎，有啦。（从兜里掏出一包药）

給你！（唱）

我这有包止疼药，

是我准备上沒用着，

这药能治肚子疼，

拿回家去快吃了。

曹大凤 这……（灵机一动）好！我，我拿回去喝了。（接药）老嫂子，我肚子疼好了就來挑豆种，你們先去挑着。（下）

馬三嬸 唉！（唱）

曹大凤过去是老中农，

男人死后嫁了朱福清，

他的老思想总是不改，

自私自利思想太严重。
朱福清也被她拉住后腿，
不是有事请假就闹病，
今后应该对她多帮助，
要让她爱集体多劳动。

胡石头 （扛半口袋大豆上，唱）
为了抓紧播完种，
扛着大豆往队送，
叫妇女们赶快挑选好，
今天要种完不能误工。

馬三嬸 石头，扛来啦？

胡石头 嗯！大嬸，队里社员都像大叔大嬸这样
有多好啊。

馬三嬸 別說了，快去找家具。

胡石头 我就拿來。（下）

馬三嬸 （看豆子，又看了看偏西的太阳）豆种要一
顆顆的选，天气已经不早，要挑不完会影响
今天播种任务的完成，这可怎么办？

（想了想）嗯！对！（唱）

去年队里分豆三斗三，
我早把“满仓金”挑在一边，
选好种本打算自留地用，
碰巧今天队里急需豆种。
常言說大河有水小河满，
大河无水小河也要干，

我何不把豆种拿來換，
先集体后个人理所当然。

就是这个主意。（又一想）可不知道老头子
他想到了沒有？（听見脚步声）他來啦！

馬三叔 （背着半口袋豆种上，唱）
挑选豆种費時間，
恐怕今天挑不完，
我把自己好豆种拿來換，
先拿來豆种再和她談。

馬三嬸 又扛半口袋來？

馬三叔 嗯！

馬三嬸 看看，这一粒一粒的挑，得挑到啥时候
啊？

馬三叔 赶快挑唄。

馬三嬸 赶快挑，你倒說得輕快。

馬三叔 那你說該怎么办？

馬三嬸 一年用多少豆种你都計算不出來……

馬三叔 这不是临时增加的任务嘛！

馬三嬸 临时增加的任务，你就得另想个解决的
办法啊！

馬三叔 你也應該帮助想一想办法。

馬三嬸 哎，老头子，我倒有个办法。

馬三叔 你有啥办法？

馬三嬸 依我說，（唱）
队里今天急等用豆种，

挑出这些也得半天工，
我想拿出咱家的好豆种，
这个主意你赞成？

馬三叔 着哇！我这諸葛亮算出你要换豆种，我
就把家里挑好的“滿仓金”大豆背来啦。

（看看天）天不早啦，换豆种的事就这样办。

（曹大凤上侧耳偷听）

曹大凤 （旁白）换豆种？

馬三婶 嗯！那你就把这豆子背回家去吧。

馬三叔 对。你去喊一声石头，让他来取豆种。

馬三婶 哎

（二人下）

曹大凤 （看着二人走远）哈哈，这两个老东西，
“抽梁换柱”，把队的好豆种背回去换自家
的坏豆子。（打开口袋）怨不得呢，这么好的
大豆！嗯！（唱）

一个是顧問，
一个是組长，
人人都誇獎，
社員好榜样，
誰成想他們心里揣鬼胎，
哪知道他們脑袋装着坏思想，
老两口偷偷把豆子换，
損公利己干出坏勾当。

（思索，眉开眼笑）嗯！（唱）

前人走路后人看，
他們帶頭我跟上，
他們換，我也換，
有人知道我有八句話來擋。

朱福清（急上）哎呀，你叫我等着，可好，怎麼你不回去啦？

曹大凤 老头子，我正想找你呢。

朱福清 怎么了？

曹大凤 今天这个事，可算瞌睡碰見个枕头——
湊巧啦。

朱福清（不耐煩地）你整天有巧事！

曹大凤 不信，你看！（指口袋）剛才老顧問和他老伴把队里的好大豆背回去了半口袋，去換他家的坏豆子。

朱福清 用队里的好大豆換他家的坏大豆，不，不能，馬老三絕不是那号人。

曹大凤 誰像你死心眼。剛才我亲眼看見他們两口子背走的。

朱福清 不会有这种事。

曹大凤 哼！（唱）

人心隔肚皮，
好坏怎断定，
人家这叫有心眼，
那像你那直腸子。（拖口袋）

來！你把这个背回去，咱們也換！

朱福清 干这亏心事？

曹大凤 你呀！（唱）

不怪說你是个窝囊废，
脑袋真像臭石头，
許他們头行人去放火，
就不准咱們点盞灯？
快快把这豆种背回去，
咱要趁热打鉄沒迟延。

（拉朱福清）你倒快背呀！

朱福清 （无奈接口袋）这事可不光彩啊！

曹大凤 就是你光彩！这叫村看村，戶看戶，社員看的是干部。

朱福清 唉！

曹大凤 趁这工夫背回去，把咱們去年自留地打的那些秕子換來。（推朱下）

〔曹大凤躲在牆后张望，片刻朱福清背口袋上。〕

朱福清 （唱）

老婆子让我把豆种換，
心虛腿軟直打顫，
这个事要是鬧出去，
叫我可怎么再見人。

曹大凤 背來啦？快放下！

朱福清 这个事我总覺着……

曹大凤 就是你事多！

朱福清 我看……

曹大凤 死心眼，芝麻胆。

〔这时传来馬三叔和馬三嬸說話声。

朱福清 他們來啦，要是……

曹大凤 一切事都有我，你快回去吧（把朱推下返
回，拍拍身上的土，故做鎮靜）

〔馬三嬸上。

曹大凤 老嫂子，我找你一大圈，咱們在哪挑豆
种？

馬三嬸 大凤妹子，你病好了嗎？

曹大凤 好啦，好啦！（唱）

老嫂子給的葯可真灵，

吃进肚里就止住疼。

这回我來挑豆种，

老组长你給分分工。（假意去打口袋）就

挑这个吧！

馬三嬸 （拦阻）大妹子！（唱）

这些豆种已挑选，

个大粒圓挺干淨。

刚才我去把石头叫，

他來了扛去就能种。

曹大凤 怎么？又不挑啦？

馬三嬸 对！挺好的豆种，就不用再挑啦。

曹大凤 唉！我寻思找点活干，又不挑啦，真是
連干活的命也沒有！

馬三嬸 大妹子，今天养足神，明天咱們一起下

地，活有的是。

曹大凤 是嘛！我这回要干个样给大伙看看。省得再让他们说咸道淡的。

馬三嬸 只要咱们实心实意地为集体着想，就没人说了。

〔传来馬三叔和胡石头的脚步声。〕

曹大凤 哟，天不早了，老嫂子，不挑豆种我就回去啦。

馬三嬸 对！回去好好伺候福清，病好了，明天好下地干活。

曹大凤 这个事不用你操心啦。（下）

馬三嬸 （看着曹大凤的背影）今天，这可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啦。

〔馬三叔手拿空口袋和石头上。〕

胡石头 豆种在哪？

馬三嬸 （指口袋）在这。

馬三叔 快扛去种吧！

胡石头 别忙，这回我得检查检查质量。

馬三嬸 （拦）不用检查，一个是一个的“满仓金”大豆。

馬三叔 不用看啦，快扛去种吧，要不，顶天黑种不完啦！

胡石头 几十斤豆子，这么快就挑完啦，我真有点不放心。

馬三叔 没错，我已经检查过了。